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产业革命视角的分析
作者：蔡万焕，张晓芬
收稿日期：2024-01-22
网络首发日期：2024-03-07
引用格式：蔡万焕，张晓芬.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产业革命视角的分析
[J/OL].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https://link.cnki.net/urlid/33.1337.C.20240307.0831.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

——基于产业革命视角的分析

蔡万焕¹, 张晓芬²

(1.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4; 2.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当前全球正在经历新的一次产业革命,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产业革命下,生产中物的范围、人和物的结合方式、人和人的结合方式等深刻改变,使得生产力内涵和本质发生深远变化,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特定运行规律,其对生产社会化、资本流通过程、生产流程、技术进步、产业业态等方面的改变,给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我们应深刻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理论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理论定位,处理好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体经济根基,把握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运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产业革命;劳动过程;数字化;新业态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志码:**A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1]。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既给我国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也给我们提供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难得历史机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2]28-30}。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3]。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具有何种内涵与特征?我国在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新质生产力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将发挥什么作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利于我们进一步领会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及其世界观方法论,在实践中把握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收稿日期:2024-0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研究”(22BKS012)

作者简介:蔡万焕,男,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张晓芬(通讯作者),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一、产业革命背景下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内涵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新的一次产业革命,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自美国学者里夫金出版《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保罗·麦基里发表《第三次工业革命》等一系列文章以来^[4]，“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较为普遍的看法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种由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纳米技术、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相互融合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可再生能源革命”“制造业的数字化革命”和“新材料科技革命”是其主体。

人类社会目前已经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诞生在英国,在19世纪开辟了蒸汽、铁路和工厂化生产的时代,煤炭是其占主导地位的能源形式。20世纪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代,以电气化、重化工业和大批量生产方式为主要特征,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是占主导地位的能源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信息革命席卷而来,信息革命的实质是在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融合的基础上,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整个经济体系的自动化和网络化控制。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革命进一步深化,产生了机器人和3D打印机等新数字化制造技术。与此同时,出现了以太阳光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为主体的可再生能源革命,以及碳纤维、超导、光电子等新材料和纳米科技革命。这三种“科技革命”的融合驱动着21世纪进入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代。

“历次产业革命都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有新的科学理论作基础,二是有相应的新生产工具出现,三是形成大量新的投资热点和就业岗位,四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调整并形成新的规模化经济效益,五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有新的重要变革。这些要素,目前都在加快积累和成熟中。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5]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生产力是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它表示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反映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生产力的构成因素中包含两个部分:人的因素,指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科学知识,并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在生产中起着最根本的作用;物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其中生产工具发挥最重要作用,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状况最主要、最直观的标志^[6]。从产业革命的历史规律来看,当前我们面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给生产力发展带来以下重大而深远的变化:

首先,物的因素方面,作为生产资料的物的范围扩大。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劳动者以自己掌握的信息对物质产品进行加工,从而更加符合生产生活需要。农业生产时代,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和农具、牲畜等;工业生产时代,生产资料表现为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数据收集和分析设备等均成为生产资料。自商品产生以来,商品生产者在每一期销售完成之后,都会收集产品销售情况、顾客对产品的消费感受等信息,并据此对下一期生产进行改进,以便更加符合消费者需求、促进商品销售从而获得更多利润。商品生产者所收集的销售数据、消费者相关数据,就是大数据的雏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出现,供求的数量关系变化直接决定了商品的生产量,数据收集面更广、数量更大且经过筛选加工而形成大数据,数据在商品生产和销售中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性得到了加强。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出现,这也是生产社会化的表现^[7]。任何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环节中的活动,现在都可以成为“数据”,被数字平台加以整合。

其次,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产生了新变化。农业生产时代,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结合方式主要是体力和脑力的耗费;工业生产时代,劳动者的部分体力劳动被取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下的数字经济时代, 劳动者的脑力劳动也被部分取代, 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越来越趋于非物质化。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用机器替代体力劳动相比较,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的信息技术革命, 主要特征是在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融合的基础上, 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整个经济体系的自动化和网络化控制。在信息化的过程中, 传统的机器体系开始向自动化机器体系发展。新的机器在传统机器的三个组成部分之外, 加入了一个新的部分, 即自动化的控制系统, 它的主要功能是收集和处理外部信息, 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 自动调节自己的运动, 从而克服了人脑在感知和处理信息上所具有的生理局限性, 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空前提高, 而且还为最终将劳动者从机器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创造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在过去的40多年中, 信息技术革命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工作领域中脑力劳动的替代, 随着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它不仅在更大范围内代替脑力劳动, 而且将通过机器人和智能系统的广泛应用, 从而在更大程度和范围上实现对体力劳动的替代, 并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智能化^[8]。

最后, 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之间结合的方式产生了新变化, 新的协作分工方式产生新的更大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力不断发展推动了生产社会化, 生产资料已经“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9]285}, “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9]285}。工业生产时代, 分工不断深化、细化, 原本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上紧密契合的生产流程被分散化, 单个企业生产一件需要各种组装部件的产品被各个更加专业化的部件生产组织所代替。而信息通信技术的出现, 使得分散化的专业分工体系之间可有效沟通, 降低了由市场协调产生的成本。数字化生产使每个人都可以建立家庭式工厂, 通过在线交流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 劳动者之间既分工又高效合作, 不仅缩短了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生产力, “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 不费资本分文。它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9]443}, “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9]378}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数字经济时代, 劳动者之间的物理空间距离更加分散、更加遥远, 但是信息技术无时无刻不把劳动者紧紧束缚在生产上, 协调他们之间的劳动过程, 在工作时间外随时随地可以将指令下达给每一位劳动者, 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更加紧密。

正是由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 生产中物的范围扩大、人和物的结合方式改变、人和人的结合方式改变等重大变化, 生产力内涵和本质均发生深远变化, 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为技术依托, 以大数据、新能源等为新的生产要素,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产业载体的生产力发展新水平和质的飞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 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 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 特点是创新, 关键在质优, 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0]。新质生产力之新, 就表现在相比工业生产时代的传统生产力, 它包含了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 以及以创新为代表的更优质的生产要素^[11]; 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引领、契合高质量发展要求、能够带来高品质社会生活的生产力^[12]。

二、产业革命背景下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大革命不仅影响国家兴衰, 还与国际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经济局势变化中, 哪个国家主导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该国的科技、军事、经济实力就会迅速崛起,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 并成为新

国际格局的引领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已形成了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特定运行规律,其对生产社会化、资本流通过程、生产流程、技术进步、产业业态等方面的改变,给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 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同时导致垄断加剧

新质生产力以数字经济、新能源经济等新业态形式出现,不仅推动数据信息、新能源等作为新的生产要素进入社会生产和流通中,而且可以将一些长期闲置、利用率不高的资源设备充分利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许多过去处于生产过程之外、或多数时间段不处于生产过程之中的劳动力和资源,现在都可投入社会生产、用来进行剩余价值生产。这是新质生产力下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的表现。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刚出现时,由于其商业模式的特殊性,被称为“共享经济”或“分享经济”,被认为是一种将闲置资源的使用权让渡给他人,以利于社会价值创造从而促进整体目标最大化的新经济业态^[13]。尽管这种经济模式最后被证明是需付费的、营利性的且关键仍在于资源所有权,因而不是真的所谓“共享”^[14],但其推动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

在社会化大生产不断推进的同时,基于网络效应、低边际成本以及虹吸效应等原因,各种生产资料向少数大型企业集中而出现垄断。网络效应指的是一个平台的用户数量对用户所能创造的价值的影响,在一个平台上的用户越多,整个平台的价值就越高,并且平台早期的优势会固化其作为行业领袖的永久地位。网络效应使得平台企业能够迅速扩大规模,当一个平台增加一个新用户时,那个新用户所增加的并不是单一的关系,而是和该平台所有用户的潜在关系。在平台经济扩张中起作用的还有交叉网络效应,即消费者对生产者的效应以及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效应。例如,在优步这一平台中,接入平台的司机和乘客是相互影响的,如果能使乘客加入平台,那么司机也会随之加入,优步将融资得到的资金分成无数的乘车代金券发放给乘客,就是试图通过网络效应扩大市场份额^[15]。平台仅仅通过给连接提供便利就消除了生产的边际成本,是一种“纯粹的零边际成本信息企业”^[16]。平台企业在创造连接时产生的边际成本确实是极低的。当像希尔顿和喜来登等连锁酒店想要扩展业务时,它们需要建造更多的客房,雇佣更多员工;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爱彼迎在扩展业务时仅需要在网络列表上多添加一间房。极低的边际成本为平台企业维持其垄断地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新的企业进入市场需要耗费巨额资金搭建基础设施、设计软件工具、制定规则和扩展客户群等,并且每一个环节都面临着失败的风险,这也是很多新的平台企业经历数轮融资仍然难逃倒闭宿命的原因。收购新兴企业也是平台企业维持其垄断地位的重要手段,它们将相关领域的资源都吸引过去,不断巩固自身的优势,形成明显的虹吸效应^[17]。平台企业无偿占有用户的“数字劳动”形成“数据垄断”,利用政府提供的数字基础设施获得了比其他企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超额利润和数据垄断收益^[18]。

(二) 流通重要性提升,加速商品流通同时抑制了生产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有为政府。政府投资大规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生物技术和新能源等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投入等都是新质生产力出现的前提。依托政府提供的网络、交通等基础设施,数字平台企业凭借对数据和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把控,精准联动各个产业部门,协调并主导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在大数据出现之前的时代,由于消费者偏好仅可细分到某类群体而无法精确量化到个体,企业往往针对目标群体实行大规模生产、提供同质化产品,消费者的个性化消费需求无法被满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平台企业通过大数据把握消费者多层次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使社会需求信息更加即时和透明,从而减小供求信息的不对称与反应的时滞,使商品的生产更加精确和个性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市场的盲目性。另外,消费者通过利用搜索引擎、用户评分、商品销量等高效过滤器,能够筛选出满足其真实消费需求的商品^[19],平台也通过个性化的广告推送等方式加速消费者与商品的匹配,加速商品的流通。数字平台企业可以根据其所掌握的

数据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供需匹配精确量化到个体, 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数字平台企业凭借对生产和消费大数据的掌握, 在流通端促进商品销售、加速资本周转和循环从而提高利润率, 与此同时, 数字平台企业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反过来控制生产。由于数字平台企业掌握了大数据, 因此,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其他产业资本如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必然会形成对数字平台企业的依赖, 导致数字平台企业对其他产业资本的控制。数字资本通过对大数据的掌握, 压缩其他资本的利润空间。大数据、数字平台企业虽然不直接参与生产实物的环节, 却掌握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行踪从而精准地进行销售并反馈给实体厂家而进行商品生产。一方面, 消费者需要数字平台不断地提供便利的、相对准确的产品推广而减少筛选商品的时间与成本。另一方面, 实体厂家也需要数据平台提供的订单来更加有效、精确地生产商品从而获取更多利润。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无法摆脱数字平台企业的捆绑, 对于从事实体生产和销售的资本而言, 能否获得相应的大数据、能否利用大数据提高利润, 就取决于他们与数字平台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数字平台企业利用其掌握大数据的优势, 在利润分配中采取对自身更为有利的方案, 反过来对实体生产形成全面控制。例如, 一些数字平台企业凭借其优势地位, 以种种明示或暗示手段, 使作为产品提供者的合作商家只能入驻自己这一家电商平台, 不能同时入驻竞争对手平台, 即“二选一”。再如一些书籍销售平台, 利用信息优势、低成本运行优势垄断了市场份额, 要求出版社将书籍定价标示虚高, 再配合“全网最低折扣”的价格战谋取更大利润, “高定价、低折扣”形成恶性循环, 损害了出版社利益。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 数字经济提高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效率, 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然而数字平台走向全面垄断则是一种纯粹的积累。有学者将这种模式称为“硅谷帝国体系”, 认为这一体系非但没有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 反而成为一个寄生实体, 本质上只是在寻租和投机^[20]。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于少数数字资本家, 生产者、用户和依附于数字平台的劳动者不断被挤压。

(三) 促进分散化生产, 解放劳动者同时劳动者权益受损

新质生产力下劳动者之间结合方式的新变化, 使得居家办公、劳动者建立家庭式工厂成为可能, 这种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之间物理空间距离的分散化生产, 为将劳动者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可能性。首先, 分散化生产也被称为去中心化的生产, 其物质基础是生产力的提高, 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短。这意味着劳动者将不会总被束缚在劳动过程中, 而可以将更多时间用于个人发展, 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客观前提。其次,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在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融合的基础上, 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整个经济体系的自动化和网络化控制。越来越多的机器设备配备了自动化控制系统, 只要提前进行了程序设置, 机器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外部环境采取相应的策略, 极大地将劳动者从劳动过程中解放出来。

一方面,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 新机器配备了自动化控制系统, 能够集中处理外部信息, 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 自动调节自己的运动, 也就是说, 机器已经代替人脑的部分功能, 这就导致更多的工人被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 成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另一方面,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生产过程中操作复杂的生产工艺和流程逐渐由计算机控制下的机器所完成, 操作变得越来越简单, 生产效率得到空前提高, 对劳动过程中工人劳动技能的要求不是越来越高, 反而是越来越低, 导致了工人“去技能化”, 对资本的依赖更加沉重, 这就重复了机器大工业时期工人阶级对资本从形式隶属到实质隶属的转变过程^[8]。

新质生产力下, 数字平台企业对生产者、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大规模整合, 看似构建了一个有组织的、相互依赖的平台生态系统, 但实质上表现为平台与接入平台的多边用户的支配与依赖关系。在数字平台中, 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完全被数据控制和支配, 劳动者被“去技能化”的同时, 还失去了雇佣关

系的保障。首先,数字技术的渗透性和替代性对低技能劳动者产生替代影响^[21],数字平台可以控制劳动者对平台的使用权,这些劳动者几乎没有基础工资,他们依赖平台派单或主动抢单来获得报酬,一旦被数字平台封禁就会在一段时间内失去收入;其次,数字平台用评价机制代替了普通企业的监督机制,这种完全数字化的机制往往更加严苛;最后,依附于数字平台的非正式雇佣劳动者在数字平台的控制下逐渐被排挤,工人成为可以被替代的“机器”^[17]。

(四) 技术进步加速,为发展中国家赶超提供机会同时加剧数字鸿沟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为发展中国家赶超提供了重大“机会窗口”。虽然新技术革命最初一般出现在发达国家,但由于其技术体系处于早期原始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生产体系和市场垄断,因此,处于这个阶段的新技术革命可能使所有国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某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更像是“一张白纸”,甚至能比率先崛起的国家更加适应新技术体系的要求,获得所谓“后发优势”。因此,如果在这个阶段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新的技术体系,就有可能取代先行者的技术和制度的领先地位,实现跳跃式发展,如历史上的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目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正给我国提供了这种重大的历史机遇。

另外,各国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竞争更加激烈。我国现有产业目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发达国家处于价值链的高端,我国产业升级的目标是从价值链的中低端向高端攀升,不可避免地会与发达国家在价值链高端的产品、技术和市场等诸多方面产生直接竞争,导致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摩擦等方面的冲突不断加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与我国一样,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政策的重点也纷纷聚焦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英国推出工业2050战略、德国推出工业4.0版本战略并已取得初步成效。从总体上看,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和市场条件明显优于中国等新兴工业国家,如果我们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不能有所作为,获得突破,就会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对于我国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当前以系统整合和提供网络交易平台为特征的平台企业正在兴起,使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远程控制和网络系统加强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和垄断,把高创新率、高附加值和高进入壁垒的核心部件的生产保留在发达国家内部,而迫使发展中国家从事惯例化的、低附加值的、几乎没有进入壁垒的非核心部件的加工、制造和组装环节,并通过对制造业产品的研发、设计、融资、销售定价等生产性服务活动进行控制,把发展中国家全面压制在低附加值的经济体系中,这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追赶是不利的^[22]。技术进步加速下,发展中国家推动新质生产力还面临数字孤岛等问题,数据壁垒、数字鸿沟仍存在,数据共享实现存在障碍。当前,数据的共享共建平台仍有待健全完善,发达国家利用数字壁垒限制我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合作与竞争,数据孤岛普遍存在,我们应当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构建数据共享机制及平台,充分发挥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价值。

(五) 催生新产业新业态,为大规模就业创造机会同时导致劳动力优势丧失

新质生产力为我们提供了转瞬即逝的大规模就业机会。虽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终将使大量劳动者从经济活动中被排挤出来,但在新的产业革命最终完成之前,还存在劳动者大规模就业的机会。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经济形式包括各种新兴产业,以及数字经济与各种现有产业有机结合形成的新业态。例如,太阳能分布式发电将使千家万户在自己的住房上安装太阳能发电装置,这需要将各地的建筑转化为微型发电厂,以便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因此,改造建筑物以及安装、维修太阳能发电装置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23]。数字经济中,数据标注员、外卖员、快递员等工作岗位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还可以在机器人、新能源、新材料和3D打印机等新兴机器设备制造业部门及其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中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因此,对于我国廉价体力劳动者来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过程中仍然可能给我们提供大规模的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下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加速削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会大幅度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生产的发展日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日益减少对劳动力使用的依赖。这将导致劳动力就业的压力进一步增大。产业革命的本质就是用先进的生产资料替代劳动的过程,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智能化对劳动力的替代不仅表现在制造业,它在流通、物流、社会服务、农业和家务劳动等领域也都对劳动者产生了排挤效应。这对具有世界上最大规模劳动者的我国来说,特别是对于正在加速发展的城镇化和大规模的城镇劳动力的就业来说,无疑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一个典型的事实是,随着机器人性能的改善,机器人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得到应用,其成本也在不断降低,大量重复性劳动岗位将会被机器人替代,一部分体力劳动者将从制造业等部门中淘汰出来。目前,全球机器人市场发展十分迅速,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到2025年,全球机器人将会有1400万台。据估计,到2035年,全球有一半的工作岗位将会被自动化取代^[24]。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正面临加速削弱的危险。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当前我们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本质要求之一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挥先进生产力的作用,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并深刻阐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为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根本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其中经济现代化是物质技术基础。经济现代化要求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把握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正是站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我们党敏锐地觉察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因此,我们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28}。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我们要进一步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来指导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现代化。我们应深刻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理论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理论定位,处理好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体经济根基;把握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运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 新质生产力理论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理论定位

习近平经济思想概括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成果,深入分析新时代党面临的经济形势、面对的风险挑战,其主要任务是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25]。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中,新质生产力理论与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等理论和重要论述相互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为我们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构成是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产业形态和新的要素供给,核心要义是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26]。因此,创新是新质生产力最关键的因素,也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恰是新发展理念在回答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时给出的

答案。正如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7]。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为实现旨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向国际产品价值链高端进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数据和新能源等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出现,并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28],最终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新质生产力从生产力层面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配合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等,共同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二)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体经济根基

新质生产力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为技术依托,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这些产业都和有形或物质商品生产或流通相关,属于实体经济。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自觉高度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29]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应使其作用于实体经济,服务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要防止仅用新质生产力发展金融等服务业的倾向,遏制脱实向虚。如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平台企业在初创阶段中有大量风险投资资本参与,平台企业参与市场竞争阶段同时不断拓展金融资本业务,而在其进入成熟稳定阶段后,多数平台企业开始转向金融领域获利、进行金融化操作。数字技术并未在生产生活领域促进社会发展,而成为数字资本攫取利润的工具。这种趋势与我们发展实体经济是不相符的。我们应时刻注意,“工业化很重要,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30],“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31]。

(三) 把握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运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

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作用的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唯物史观强调既分析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变化,又分析与之相应的生产劳动过程中社会化生产组织及制度安排的发展过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把握经济发展^[25]。我们也应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置于与其相适应的并对其具有反作用的生产关系辩证运动中进行考察。“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同时,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10]新质生产力为将劳动者从劳动过程中解放出来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供了物质条件,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新质生产力掌握在谁手里。“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2],因为一定的生产力总是隶属于一定生产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利益主体。当前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平台金融化、垄断趋势加强,消费者权益、数字劳动者权益受损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源于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的深度参与,数字技术被资本所俘获,成为其追求利润的工具。我们应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完善相应各项制度设计,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更高级社会形态的优越性,发挥更先进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首先,要最大化地利用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红利,使技术的发展成果能够覆盖更多的人群,就不能落入把生产资料放置于和劳动者对立的窠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数字经济不是无政府状态地肆

意发展,政府应该在规范平台用工和与时俱进地更新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敦促企业落实为劳动者提供保障义务,引导企业制定合理的工资制度以使外卖员的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向、同比例增加等方面,发挥有效作用。

其次,当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拥有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存在差距,数据共享实现存在障碍,重点体现在国民数字素养和技能上的差距。要按照“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有保障”的要求,弥合数字鸿沟,打破信息不对称,让弱势群体通过网络掌握更多信息和知识,更好融入当前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再次,商业、服务业等消费端、流通端产业数字化发展快于供给端、生产端产业数字化发展,这说明,数字技术尚未全面融入我国实体经济的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中。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与世界领先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需着力提升关键领域创新能力,强化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开源知识产权和法律体系,保护和激发企业创新动力。

最后,针对平台企业存在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等突出问题,我们需加大反垄断监管力度,依法查处有关平台企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应强化对资本的监管,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防止资本行为规律和特性对新质生产力的侵蚀和控制,真正让新质生产力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45.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3-09-10(1).
- [4] 王龙云,侯云龙. 保罗·麦基里:制造业数字化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访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保罗·麦基里[EB/OL]. (2012-06-21)[2024-01-03]. http://www.jjckb.cn/2012-06/21/content_382856.htm.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7.
- [6] 吴树青,卫兴华,洪文达.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7-8.
- [7] 谢富胜,吴越,王生升. 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19(12):62-81.
- [8] 张宇. 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走向——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2年)(上)[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2):3-58.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2-02(1).
- [11] 任保平,王子月. 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23-30.
- [12] 胡洪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 经济学家,2023(12):16-25.
- [13] 余航,田林,蒋国银,等. 共享经济:理论建构与研究进展[J]. 南开管理评论,2018(6):37-52.
- [14] 蔡万焕. 从金融资本到数字资本:当前美国阶级结构的新动向[J]. 山东社会科学,2022(6):124-130.
- [15] 帕克,埃尔斯泰恩,邱达利. 平台革命: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M]. 志鹏,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38,41,88,273.
- [16] 莫塞德,约翰逊. 平台垄断:主导21世纪经济的力量[M]. 杨菲,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83.
- [17] 蔡万焕,张紫竹. 平台经济发展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挑战及其启示[J]. 学习与探索,2022(11):126-133.
- [18] 程恩富,王爱华. 数字平台经济垄断的基本特征、内在逻辑与规制思路[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1-10.
- [19] 胡钧,张洁洁,韩保庆. 马克思商品流通理论视角下的平台经济发展研究[J]. 经济纵横,2022(2):19-26.

- [20] WISE R, NIELL M. Capital, Science,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J]. Monthly Review, 2021, 72(10): 33-46.
- [21] 夏杰长, 张雅俊. 数字经济赋能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作用机理与实施路径[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2(5): 100-110.
- [22] 李勇坚, 夏杰长. 高端服务业: 维护和促进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产业[J]. 国际贸易, 2012(6): 61-66.
- [23] 贾根良. 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主导产业的选择与战略意义[J]. 江西社会科学, 2015(7): 55-65.
- [24]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World Robotics 2023: Industrial Robots[EB/OL]. (2023-10-31)[2024-01-17] <https://ifr.org/industrial-robots>.
- [25] 蔡万焕.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对唯物史观的发展[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7): 45-53.
- [26] 余东华, 马路萌.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 理论阐释和互动路径[J]. 天津社会科学, 2023(6): 90-102.
- [27]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 人民日报, 2023-12-13(1).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63.
- [29] 习近平. 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N]. 人民日报, 2023-05-06(1).
- [30] 习近平.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脚踏实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N]. 人民日报, 2013-07-24(1).
- [31] 苗圩. 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N]. 人民日报, 2017-12-06(7).
- [3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02.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I Wanhuan¹, ZHANG Xiaofen²

(1. School of Marxism,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We are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namely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scope of goods in production, the combination of people and thing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people and people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resulting in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productiv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as specific operating rules, and its changes in production socialization, capital circulation process, production processe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other aspects pose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deep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theoretical positioning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ory in Xi Jinping economic thoughts,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 economy and finance, and build the real economic found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grasp the dialectical movement between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productivity, and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 revolution; labor process; digitization; new industrial formats

(责任编辑 张伟 李裕政)